

演演這塊

(三義話劇)

張真作

渤海軍區政治部印

演 演 這 塊

MG
I234
69

時間：一九四九·九

地點：渤海軍區警衛團×連

人物：

指導員

六班長………（黨員）

張合順…… 戰士（黨員）

李孝先…… 戰士（黨員）

王友和…… 參軍兩年多

宋曉頌…… 十八歲新戰士

王大爺…… 王友和之父（黨員）

— 1 —



3 1761 7827 9

第一場

時間：×日中午

地點：六班住室

人物：班長、張合順、李孝先、王友和、宋曉領、王大爺。

幕開：（班長帶全班陸續進來，王友和留在外邊）

（放下武器）

班：（不滿的）咱班動作就沒有齊的時候！

張：就是王友和鬆勁！別看兩三年的老同志了，連兩三天的新同志都不如！

（這時外面傳來王友和之吐聲、李孝先忙跑出去）

宋：班長！王友和又吐了。

班：他吐還不是常事，你仔細看看，是真吐還是假吐啊！

宋：（不語，拿一碗子下）

班：整天吃的不少，喝的不少，那來的那麼多的病！

張：裝的倒挺像！

（李孝先扶王友和上宋在後方端一碗水，扶他坐床上）

宋：快「串串」嘴吧，準「喬個」味兒！

王：（嗽口，吐地上）

張：王友和同志又病了？光跟你要藥錢也賠不上啊！

李：老張！你說的啥？

班：還說的啥？全連的藥一個藥兜就堵上了，他自家的就得扛箱子！

王：公家就是給咱吃呢？又不是誰從家裏帶來的，有了病還該死嘛！

班：病還不是自「作」的！搶吃搶喝沒臉沒皮的，病了管不着你，就誤了課目可不行！

張：你要拖着咱班落後可不行！

王：操場動作還不就是那兩套，這人們早練的「滾兒低溜熟」了！

張：少在聖人面前賣三字經，別看我參軍歷史比你短，操場上那一套也不含糊你！幹了兩三年了，還是個帶翅膀的「非黨員」啊！

王：別看你是個黨員，我還真不服氣你噠！

班：你賣什麼老味兒呵？「喀喀」自己的筐子淨一筐子關杏，還賣什麼？趁早老實點吧！

王：（不服的）誰好誰壞，咱走着瞧吧！

（診斷哨聲）

王：不行啊！診斷去呀！

宋：我跟你去吧！（去扶王）

班：你有病嗎？

宋：（站住）他走不了！

班：我才不信呢！你叫他家去，保險跑的「嗚嗚」的啥病也沒有了！

王：這人們想走早走了！當兵還吃氣來了嗎？（邊說邊下）

張：想跑可跑不了呢！

李：班長！他真是有病啊！早晨跑步回來就喘的「飛兒飛兒」的！

宋：他不是說早就有胃病嗎？

班：聽他那一套！怎麼我沒來的時候，還是一個積極分子呢？整天活
蹦蹦跳跳的，自打我來了這半年一貫落後，成心和我作對。

李：這也不能光怨他落後啊！

張：叫你說，是班長和咱們黨員拖的他落後了？

李：我也沒那麼說呀！

張：我看你政治不開展，不敢向落後思想作鬥爭。

李：我覺得咱們這個態度不好！

班：你對我也有意見。

李：班長我真這樣想過，你光這樣熊人，要是我也受不了！

張：我看你也危險。

班：你是一個黨員，可要站穩立場，不要被人拉攏了！

李：我……

（外面喊）

聲：六班長，到連部領慰勞品去！

班：聽見啦！我去領慰勞品去！（下）

宋：什麼慰勞品哪！

李：你忘了？指導員不是講過嗎，新中國成立了，在政治協商會議上決定的，慰勞人民解放軍每人一斤肉，還有鞋、手巾……

宋：我想起來了！不是昨天剛發了八百塊錢嗎？

張：不錯！對勞苦功高的解放軍應該慰勞慰勞，今後的任務還是很繁重的嘛！

（班長抱鞋子、手巾上）

衆：都是啥？咱看看！（各人拿）

宋：嘿！這條手巾好看！這是什麼字啊？

張：睜眼睛！這是「華東解放軍用品」，咱自己工廠做的。

宋：我就要這塊！

班：（奪過來）別亂動！一份一份的分！（分給每人）你一份！你一份！不許挑挑檢檢的！（炕上剩下一份）

張：（把鞋比量了一下，又把炕上一雙鞋換過來）我要這雙。

班：大家都分好了！沒意見了吧！

衆：沒有了！（收拾）

（王友和上）

王：又發什麼了？

班：正好！還有你的一份！（扔給他）

王：（把手巾看了看放在一邊，把鞋一比拿着不語）

班：怎麼樣？

張：又不滿意吽！

王：班長！咱發鞋是爲了穿吧！

班：誰也沒說叫你吃呀！

王：那咱想個辦法對付對付，你看，（指腳上的鞋）整天假這麼「踢里趑朗」的半年了，還沒穿過一雙合適的鞋呢！

班：你就是這樣，工作上不能起模範，生活上添麻煩可不少。

張：這是人民慰勞的咱們！咱們更該積極工作才行！班長！咱們抓緊時間，體力鍛鍊上槓子去呀！

班：對！走啊！

李：王友和！以後想辦法再換吧！

班：快走吧！

王：（往炕上一坐）我不去呀！

張：人家還用着繃那老一套了嗎？（衆下）

王：刺激什麼人哪！

李：（在後喊）看老張的大車輪！

衆：（拍手）好啊！

王：（又看了看鞋）自打班長來了就沒想着心裏舒坦過一天，（把鞋往班長床上一扔）光着腳也不穿這鷄巴玩意兒！

李：（在後台「大爺來啦！王友和同志在這屋！」）

（李領王大爺上）

李：王友和你家大爺來啦！

王：爹！你怎麼有空來了？

爺：我一清早來趕何家坊集，順便來看看你，你娘叫我給你捎來幾件
子夾衣裳。

李：大爺！你坐坐！我給你打水喝！（拿桶下）

爺：友和！你在這怎麼樣啊！

王：怎麼樣啊！有的吃！有的穿！做革命工作！

爺：聽指導員說，你不如上半年進步了！

王：指導員也這樣說？

爺：是啊！剛才來到到了連部，指導員跟我說的，看樣子他還替你挺着急，說你以前各方面都挺積極呀！

王：是啊！這半年好長個小病，不大壯實的事呵！

爺：可要好好幹哪！你們同志們都是和自家弟兄們一樣，你們隊伍上講話：要好生團結呀！

王：都不錯呀！

爺：我再告訴你，你兄弟從江南回來了！

王：我兄弟回來了？

爺：哈！那真是長了見識了，滿口竟是那幹部話，心口窩裏還帶着個

圓圓的獎章，說是參加過江的都有呢！他還給你寫了封信呢！

王：他會寫信了？

爺：是啊！在外頭演習的！

王：我看看：（唸）「友和兄！分別一年很想念，我已從江南回來一月多，出夫在前方，真像上了一次大學堂一樣，兄在隊伍上一定也進步飛快……」

爺：寫的還差不多吧！

王：不錯！看樣子進步的比我還快呢？當初我參軍時，他還勸我想家就偷着跑回去。

爺：現如今不同了，你兄弟在民兵上負責，我還是農會上的委員，俺和你兄弟都參加上了。

王：參加什麼？

爺：咱們共產黨啊！你呢！

王：（不語）

爺：還沒有啊？那得把自己的缺點尋思尋思，咱莊裏出來的王立三、王時祥有的當班長了，有的當副排長了，你也是二三年了怎麼……

王：（搶接）各人時運不同，不在早晚，保險是共產黨的幹部吧！

爺：那才對呀！這是兩件子夾衣裳，這是一雙鞋，你兄弟給你的。

王：還是工廠造呢，咱也穿上變合腳的鞋！

爺：這是一布袋子長果，你們大伙吃吧！

王：（把東西放在床底下）爹！我家去看看吧！

爺：家去看啥？

王：幫着忙忙秋，再看看我兄弟！

爺：你兄弟不是給你捎信來了麼！再說咱家秋早忙完了，要不我還倒不出工夫來，咱那收成還好，還打了十幾布袋棗，你不用回去了，這裏也是很忙啊！

王：我也是一二年沒回家了，

爺：我看你就別打着家去的譜，我知道隊伍上要好好的打消家庭掛念哪！

王：說說就是了，還能真家去嗎？（班長等人上）

爺：班長回來了！

班：坐着大爺！俺練槓子來，也沒陪你說個話！

爺：我知道你們忙啊！

班：大爺！你想叫王友和同志家去看看哪！

爺：不是！他說回去過個秋，我囑咐他不要掛家！

張：是啊！俺隊伍上練兵也很緊張，家去回來就趕不上趟啊！

爺：這個我明白，在後方一樣要好好練兵，防備那些特務土匪，鞏固後方好建設呀！這些俺開會都講過。（李提水上）

李：大爺喝水吧！

衆：喝水吧！

爺：我不渴，剛才在指導員那兒喝足了！天不早了，我回去了，天黑
還要趕到家！

衆：玩玩吧！

爺：不玩了！以後再來！

王：爹！你走吧，我不送你了！

李：我去送大爺！

衆：對！你去吧！（李、爺下）

張：大爺給你帶的啥？

王：啥！衣裳！

張：還有啥？

王：新鞋（蹬蹬腳）

張：還有呢？

王：你管不着！

班：是你自己想回家呀！還是大爺叫你回去呀？

王：誰也沒想回家去！

張：大爺給你捎來的便衣，不是叫你回家是幹啥？

班：大爺怎麼給你說的呀？

王：啥也沒有聽！

班：說說也不要緊！

王：你願意說你說呀！

（李上）

李：班長！大爺「剛」好嘍！走出老遠再三囑咐我，叫咱們好好幫助
王友和進步。

班：我看咱們不要被假像所迷惑了！

張：咱一進屋！大爺正說讓他家去家去的，

班：王友和！你談一談大家好幫助你；

要不，咱出去個別啦啦！（拉王）

王：（一掙）咱沒啥跟你談！

班：反了你啦？

王：就是這樣！

班：站起來！

王：（怒而不語）

班：你敢反抗上級，管不了你啦？站起來！

王：站起來就站起來！（後台哨聲）

張：集合了！

班：大家背武裝！（大家趕快背，王不動）咱們走！（下）

宋：（在外面喊）班長！咱們土袋子忘了，我去拿去！

（跑上）王友和！

王：幹啥？你快走吧！別和這落後份子說話！

宋：班長總這樣怎麼辦？一天價見不着個笑模樣，我嚇的天天一句話也不敢說！

王：咱不幹這個啦！走哇！

宋：那你帶着我家去吧，我也不幹了！

班：（在後喊）小宋！快點來呀？

宋：我走了！你可別忘了我呀？（跑下）

王：老子幹革命不是挨鬥來了，咱不聽這一套呵！
（往坑上一躺）（幕閉）

第 二 場

時間：當天夜裏

地點：村外崗哨處

（班長帶張李上）

班：今夜是王友和的崗，看他這股神氣很不保險，李孝先到西邊高坡上看着他，張頤合到南邊廟上看着他，他要跑就是這兩條道，他要跑的時候，你們先狠狠的揍他一頓把他拖回來。

張：對！咱六班還沒大有開小差的呢！

班：是啊！要跑就是他！小宋是個新同志，可能不敢跑，

張：對！快走吧！他快來了！老李！咱可真的注意呀！

李：走吧！（二人分兩邊下）

（王友和慢慢拖着槍上）

班：王友和！怎麼才來？黑夜站崗要特別注意，可不許帶着思想問題，對我有意見明天再提。

王：誰敢對班長有意見哪！

班：沒有更好！不管有沒有，工作要做好，提高警惕性，不要麻痺鬆

懈，保衛課上都講過，到處都有隱蔽的敵人和我們搗亂……

王：我早知道了！

班：口令記好了沒有？

王：站崗還能忘了口令？

班：好！那我回去了，今天正好我帶班，到時候叫人來換你！（下）

王：那來那麼多囉嗦事！（來回踱步，向四周望望）怎麼心裏這麼亂？就像做了什麼虧心事一樣！心裏光禿禿的跳，我怎麼和小宋說出那樣的話呢？我還真走嗎？

李：（輕輕的上）老王！

王：誰？（放心的）老李呀！你怎麼來了！

李：我……（支吾）我放游動哨呢？

王：老李！你是個公正人，你說我今天不是挨了頓冤枉鬥嗎？其實我還沒什麼，冤枉了俺那老人家呀！

李：這些事我都清楚，大爺跟我講的很明白，你要想開點。

王：我和張合順也沒鬧過意見，他總和班長一塊打擊我。

李：你不要這樣說，張合順工作很積極，就是有個急燥脾氣，對落後思想是很仇恨的，有鬥爭性，就是缺乏耐心。

王：一想起咱班長，幹起噲來也沒勁了！

李：老王！可不能往邪道上想，咱革命不是爲了那一個人，可不要在自己二三年的革命歷史上劃上個黑點呀！

王：這半年我真成了落後份子了？連指導員……

李：（用手制止）有人來了！我走了！

王：走吧！（李下，張上）

張：王友和！帶病堅持工作受得了嗎？

王：這點小事兒算了啥？

張：這話對呀！我一貫的不光帶病堅持工作，戰場上一樣輕傷不下火

綾哪！

王：你一定是模範黨員哪！

張：缺點也是有！就是團結人不好，個性太疵毛！

王：各方面都不錯呀！

張：你也是個老同志了，可別幹出給咱班丟人的事啊！站崗可要老實

。

王：咱王友和不是那麼沒有骨頭的人，你放心吧！回去睡吧！

張：不！……我是游動哨！……我走了！（下）

王：又一個游動哨！今天咱也成了鞏固對象了。

（小宋拿一小包袱，輕輕跑到王身邊）

宋：（戰兢兢的）王友和！

王：（驚）啊！小宋！你怎麼來了？

宋：你不說帶我走嘍！

王：我……

宋：你不管我了？你自己走？

王：（鬥爭了半天）小宋！咱不能走哇！

宋：你又不走了？班長那個樣，我真幹不下去！

王：回去？再叫人抓回來，不更難看？再說就是到了家裏在村裏也抬不起頭來，人人會罵咱，看不起咱，一個年青的小伙子，那能走這條黑暗的路啊？再說咱是爲了幹革命，不是爲了給那一個人幹的，咱們以後給班長提意見，他會改呀！

宋：我不敢，你看我東西都拿來了。

（遠處有腳步聲，王細聽，宋直哆嗦）

王：有人！

宋：老王！我……

王：別怕！要是查咱的一定是從這邊來，你從那邊貼着西牆的黑陰影

溜回去，裝着出來解手，把衣裳敞開，快走！（宋下）

班：（急上）

王：口令！

班：「注」！看見小宋了沒有？

王：沒有！他沒睡覺嘛！

班：他沒從這兒走嘛！

王：沒有！

班：好！你要小心，小宋要從你崗上跑了，一定處分你，聽見了沒有？

王：是！

班：你們這商河兵真是難辦！（下）

王：一點也不檢討自己！哼！（稍停）小宋該早到家睡下了吧！咳！都怨我！（嘆氣）

(李、指導員上)

李：老王！指導員來了！

王：指導員！你來查哨嗎？

指：是啊！王友和同志！你怎麼長吁短嘆的？有什麼問題嗎？

王：唉！沒有！

指：不要緊，剛才李孝先同志和我談了一部份了！

李：王友和！我來換崗了，你回去吧！你有什麼意見和指導員談談吧

！我到莊頭上去！（下）

指：王友和！談談嗎？

王：指導員！我真是個甘心落後的人嗎？

指：誰也沒這樣說！走！咱們回去談！（攜手下）

第三場

時間：第二天（正是星期二）

地點：六班住室

幕開：（指導員、張合順、李孝先、班長，正在談話似乎開會的樣子，非常嚴肅）。

指：我談了這麼多你們有什麼意見啊！

衆：（不語）

李：我說，我感覺指導員談的很好，班裏有了問題咱們黨員就應該很好的檢討原因，班裏同志們有了問題咱們也應該很好的研究幫助他。

（後台喊聲）

聲甲：今天又是星期二，娛樂晚會上咱又演上一塊！

聲乙：你準備的啥？

聲甲：「真人演真事！」又實際，又生動，你有啥意見？

聲乙：沒有啊！俺也回去準備呀！

聲衆：快啦！快準備呀！

指：看人家別的班搞的多熱鬧，你們有節目嗎？

班：班裏同志們思想那麼混亂，誰還有心思搞那個，正經問題還解決不了呢？小宋昨天晚上出去了半夜，我到處找他也沒找着，等我回來一看他又回來睡了，真是奇怪。

張：我看準是想開小差沒得手，班長還說他不敢呢！一定是受了王友和的影響，他倆是老鄉啊！

李：咱們還是要找出他們落後思想的原因：

指：李孝先同志這個意見對，咱回過頭來檢討檢討咱自己有沒有不夠的地方，我們都是共產黨員，應該有大膽自我批評的精神！

李：我再說點，我的缺點，主要是說話說不到人家心裏去，所以人家也不能大膽的把心裏話說給咱，在團結上就好比有點隔閡，完了。

張：我也說說，剛才我也檢討了，我主要有些自高自大，看不起人，覺

得自己又是個黨員，王友和比我軍齡還長，各方面都不如我積極，我就看不起他，說個話也帶刺激味。

班：我的缺點指導員也知道，老毛病了，脾氣不好，整天耷拉着個臉，像個吊喪的一樣，經過了三查三整還是比較有了大進步，過去我還常說王友和：「要不是經過了查整早兩巴掌把他攆跑了！」這些我都知道是不對的。

李：是啊！小宋一見到班長說那「虎」的話，兩眼「麻得兒」「麻得兒」的看着班長，一聲也不敢做聲。

指：對啊！我感覺我們同志們都檢討的很徹底，咱們有這些缺點，對咱們工作就有很大的損失。咱們有沒有決心克服啊！

衆：怎麼沒有啊！誰不願意把工作作好啊！

班：指導員！你還不知道！班裏一發生問題，當班長的心裏有多急躁，我恨的光罵我自家工作能力弱，

指：好了！好了！這不是什麼能力不能力的問題，主要是我們管理教育方式不好，我也應該檢討，自己很多情況不了解，不能給同志們具體幫助，解決困難，關於王友和的情況，我就了解的非常片面，昨天晚上我和他談了很多時候，他談得非常好，把心裏的話都和我說了，後來他哭起來了，他說：「指導員！我爹和我兄弟都已經成了共產黨員了，我也是個青年，我還是自動參軍的，我在隊伍裏受了兩三年的教育，我不想進步嗎？」他說的這不都是心裏話嗎？

衆：（深深吸了一口氣，凝視着指導員）

指：後來，他又把對你們的意見，也都提出來了，他自己的缺點也檢討了，就是臨走，還吞吞吐吐的像是還有沒說完的話，可是天很晚了，我就叫他回去休息了，以後你們可以開個談心會，漫談漫談交換交換意見。

李：對！咱們一定要這樣做，剛才我在外面看見王友和和小宋談話呢！表現的情緒很好，指導員一定給了他很大的幫助！

張：咱就按着指導員說的辦吧！我早就知道我這個態度很對不起同志，昨天發慰勞品，我還把王友和的鞋換了，我一定還給他，咱要做就是從實際行動上幹。

班：同志們都表示的很好，我也有決心，首先態度要和靄愛護同志們，還有一點我要檢討的，我怕小宋開小差，俺倆一個舖，兩人一個「草珊瑚」，他身上有點疥，我叫他靠一邊，猛往裏去，他一點也舖不着，可是他一點也不做聲，人家不敢做聲啊！咱是個班長嘛！心裏一定是有意見的，這一點也堅決改，一定先給他舖。

李：班長這點檢討很好，咱們今後這樣做，六班搞好了，保證有信心。

張：以後咱六班就像一個人，一條心一樣了。

班：對！一班人一條心，都是向着革命啊！

(王友和、小宋上)

指：你倆上那兒去啦！

王：指導員！俺倆啦呱去啦！

李：老王！你好了沒有，

王：心裏痛快，就不覺得怎樣了，

張：(拿出鞋)昨天你發的鞋不是大嗎？這雙該着是你的，給你吧！

王：啊？

張：我這點很該檢討，連點尊讓性也沒有，光顧自己。

王：我有的穿！你要吧！

張：你拿着吧！一雙不夠穿的，

班：拿着吧！小宋！咱倆在一堆睡了這麼些日子，可是「草椰子」你一天也沒撈着舖，這點我太對不起你了，

宋：班長！……

班：你不要怕，過去我有點小軍閥殘餘，態度不好，今後要進步，你對我有啥意見，大胆的提，我保險虛心耐心的接受。

指：對呀！你們班長一定好好接受意見。

張：不光對班長，對我有意見也一樣提，保險立即克服，帶保險的。

王：（向宋）小宋！你看怎麼樣？

李：王友和！你們有啥說啥吧！

王：其實我也沒有什麼意見了，昨天晚上都和指導員談了，就是還有一點沒檢討，我是想着和小宋商量商量再談。

指：商量好了沒有？

王：剛才小宋還顧慮，怕說出來了不的，我說不要緊，他還不相信呢！

宋：現在我沒顧慮了，你說吧！

王：我說也行，就是昨天晚上……（又看看宋）我說啦！

宋：說吧！

王：對！從頭說吧！昨天班長罰了我站，我就順嘴發了幾句牢騷「不幹了！走哇！」小宋以為真的了，晚上正是我站崗，他就收拾了東西叫我帶着他走！

衆：後來呢？

王：我一尋思還能真走嗎？俺爹和兄弟都是共產黨員很進步，我也參軍兩三年了，還真扯個架子跑了嗎？老李又耐心的和我談，幹革命不是爲了一個人，對班長有意見可以提嘛，我尋思着這話對，那是堅決不能走了，正趕上班長帶班，我就打發他回來了。

衆：噢！這麼回事啊！

班：回來我還問他幹啥去了，他唔里唔拉的說，「解手去來」我也沒再問。

宋：就是這麼回事呵！

指：你爲什麼想開小差啊！

宋：我……我是有點怕班長，一天一句話也不敢說。

指：六班長！

班：指導員別說了，都怨我呀！是我逼的同志們想開小差，是我鬧的同志們思想上有負擔，我是個班長又是個黨員，一定堅決克服缺點，把工作作好，把同志們團結好，今天晚上咱們就開個談心會，對我有什麼意見大家只管提，多幫助我。

張：我擁護班長這個意見，晚上我還檢討呢！

宋
王：俺也還有檢討呢！

（後台哨聲、人聲「準備開娛樂晚會了！」）

衆：快開娛樂晚會了。

班：我想起來了，咱也把咱這塊事演演吧！

衆：現在來不及了！

班：來得及，主要演演我的軍閥殘餘，也教育教育大家別跟我學，咱

堅決演哪！

指：好！我也算個角！

衆：那是還能少了你嗎？

班：咱就從前天晌午王友和的那段開始。

（後台哨聲不斷）走！集合！咱一邊走着一邊編詞。

衆：對，各人編個人的詞，（衆走）王友和你幹啥？

王：（從床底下拿出花生）俺爹拿來的花生，會上大夥吃，那兩天心裏整扭誰也不給吃！

衆：自私自利的傢伙。（哨聲急吹）

衆：快跑剽！咱班也演演這塊，（跑下）演演這塊演演這塊。

（完）

FEB. 22 1950

直接附

